

## 苗 芒散文選 (1957-58)

### 【導 讀】

苗芒，本名黃友吉（1935-），祖籍福建南安，出生於新加坡，在馬來西亞長大。早慧的苗芒在中學時期開始投稿，十九歲便出版第一部散文集《熱愛》（1954），這時期的散文偏向於詩化的語言經營，充滿青少年特有的熱情，但生活經驗的侷限影響了敘事的深度，文評家苗秀曾以社會寫實主義的角度，指出少年苗芒的缺失，並希望他「不再限於寫出個人的失意、憂鬱、苦惱，甚至描寫一些身邊的瑣事，應該把自己的感情和大眾的感情連結起來」（〈新人的氣息〉）。創作力十分旺盛的苗芒，兩年後出版了《堅守》（1956）一書，努力嘗試一些寫實性的社會素材，擴大了原來的敘事視野，抒情風格為之一變，亦成為為馬來亞獨立前最耀眼的散文新秀。

翌年，苗芒考上南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中國經典文學的薰陶和磨練，對苗芒的寫作技巧起了一定的作用，大學期間的散文創作更上層樓，第三部散文集《銅鑼聲中》（新加坡：青年書局，1959），可說是馬來亞獨立初期，最優秀的出版品之一。它充分表現出苗芒在散文創作上的天份和詩歌方面的潛能。

獨立前後的馬華文壇，最著名的散文作家首推王葛、君紹、林潮、憂草、慧適等數人，這幾位作家都習慣在詠物或抒情中，植入人生哲理的省思，企圖營造出某種隱寓於萬物之中的思想深度，頗

受主流評論的肯定，且在彼此相互效仿之下，蔚為風潮。趙戎在《新馬華文文學大系·散文卷(2)》的導言中，討論到王葛散文時指出：「作者用簡單的詞彙寫出不簡單的句子，裡面包含了人生哲理，而且也是活生生的現實生活底刻劃。然而，這些不過闡明了足跡與人的關係，作者還有更好的佈局，由一隻蝸牛留下的足跡得到啟示。」便是此類散文最典型的思維模式。然而，這些哲理或寓言式的書寫，往往是作者刻意為之，只能逼出或拼湊出較短小的篇幅，成不了大文章；況且大家路數相似，風格的辨識度並不理想。

苗芒是少數能夠避開文壇陋習，成就另一番散文風景的新銳作家。〈山風〉(1957.11)和〈墳墓〉(1957.12)都是相當詩化的散文，前者擺脫了哲理設計的窠臼，專注於意象的創造，從「虎虎的山風」到「會有妖魔騎著怪獸在山風中騁馳」，豐富的想像力落實在字裡行間，從瑰麗的奇想繞進國族歷史和現實人生的苦難，再重返如風狂舞的思緒中，敘述結構的巧妙設計令情景得以相融。後者則透過對墳墓的恐懼來談論生死，冥想與哀傷在段落轉折間力保平衡，最後寫到血泊裡的親人，亦能舉重若輕，讓這片看似虛構出來的墳地，在文章收尾處多了幾分真實的情感重量。

〈美麗藤河日夜流〉(1958.03)是苗芒從抒情轉型到社會寫實風的過渡性作品，真正成熟的是〈銅鑼聲中〉(1958.08)、〈後巷〉(1958.09)和〈不再出現的人〉(1958.09)等現實主義色彩較濃厚的篇章，各種人物的聲情和舉止，都形塑得非常生動、準確。

出身貧窮的苗芒，在《銅鑼聲中·後記》裡說：〈銅鑼聲中〉寫走江湖賣膏藥的人如何以自己的割肉流血堅持著要生活下去，而他，同樣以自己的痛苦和悲哀來寫出自己的作品，呈獻在大眾面前。黃孟文和徐迺翔在《新加坡華文文學史初稿》(2002)裡，如此評

論苗芒的散文成就：「苗芒散文在描寫對象上，主要是關注社會下層人民群眾的生活和際遇，像臭水溝、亞答屋、咖啡棚、甘榜，充滿腥味的小島、錫礦、膠林、椰林等等，具有新馬地方特色的下層群眾生活的具體環境和素材。」在新馬文壇舊有的現實主義視野底下，唯有低下層人民的生活才是值得書寫的生命現實，類似的文章比較容易受到主流論述的肯定。但苗芒對現實苦難或生存情境的書寫，並非僅僅為了響應現實主義的理念，更多是出自本身的生命閱歷和感受。如果苗芒沿著〈山風〉的筆法和思想架構一路寫下來，或有陷入虛無飄渺的空洞化危機，此類文章很快窮盡。讓詩化的語言和想像，回到現實生活的軌道，才能夠提昇苗芒的創造力。

在〈銅鑼聲中〉苗芒將語言調整到鄉野奇譚的說書腔調，他準備講故事。這是一個敘述性較高的主題，不再是冥思狂想，他得借助文句長短和節奏緩急的變化，來搬演一段跑江湖的血淚人生，還得讓筆下的鄉野和村夫帶上一股真摯的土味，和空間的立體感。銅鑼、叫賣、嘩然，和不忍的心跳，層層交織出一片窮困的江湖。那不是馬戲，是真實的肉身和傷口，讀起來令人心痛。這是五〇年代馬華散文的頂尖作品。苗芒的現實書寫，沒有偽情造文的痕跡，全是生活閱歷的轉化，有真實的生活感和在地感。

一九六〇年苗芒從南大畢業，先後擔任中學、初級學院華文教師。一九六五年新加坡獨立，苗芒入籍為國民，隔年出版了第四本散文集《玫瑰與火》（1966），之後棄文從詩，著有《待日》、《星之島》、《花柏山》等詩集。苗芒曾任教育部屬下課程發展署專科編寫員，負責編寫中學華文教材，並擔任師資訓練學院兼職講師。雖然現已退休，但經常為各種文教活動而忙碌，前幾年還在新加坡出版了《苗芒散文選》（新加坡：新加坡文藝協會，1999）。

## 山 風

半夜裡我醒來，窗外是虎虎的山風。與其說我是給噩夢驚醒，倒不如說是由於虎虎的山風。我走進噩夢中，就像我走進憂患的生活，我是每晚都不能免的呵！除非我一見憂患的生活就畏縮，就顫抖，就拔腳逃走。

這是我搬進新房子的第二晚。我的房子在一座剛開闢不上兩年的山上，後面是一個深邃的山谷，山谷上來又是一座山，一座比我這座更高更大的山。第一眼我就滿意，我就要住在這裡。並不是房子呢，而是房子的環境，而是山谷，而是大山。

現在該是夜很深了，房裡漆黑，床頭壁上掛著的一張印度尼西亞畫家的《阿拉伯少女》，看不見美稚的雙瞳，看不見純真的笑容。我靜靜地躺著，我睜開眼睛，就像沒睜開一樣。窗門早已關得緊緊，山風無法進房來橫衝直撞。他只能一陣從窗外掠過，又一陣從窗外掠過，一次的虎虎，又是一次的虎虎。我說我靜靜地躺著，只是指我的身體，我的頭腦在起伏，我的心在跳動，我是噩夢的紛擾加上山風的侵患，在還不很熟悉的房裡半夜醒來的人呵！

虎虎，又來了。難道光只是山風麼，會有妖魔騎著怪獸在山風中騁馳吧？若是有，將該不止一個。他們青面獠牙，利爪長髮，一路嘻笑著，爭吵著，哭號著。他們從什麼地方來，要到什麼地方去？他們一定飛得低低，喳，那騎掃把的尖鼻子女巫，是不是她的掃把擦過我們的屋頂啦？怎麼他們沒來抓我，我是厭惡妖魔的人呀！他

們可以很輕易地手一招，我就從床上奔向他們去，或者每個吃一塊，算是小點心，或者嫌滋味不好，吹一口氣，我就深葬在山谷裡，來引起他們笑一兩聲。當我彷彿覺得自己正要被他們拋進山谷的時候，這陣山風又過去了。窗外冷靜起來，妖魔大概也走了吧——什麼，妖魔？我自己問自己，不禁笑出來，笑得吃吃的，像開了別人玩笑的孩子。妖魔？我索性縱情哈哈大笑了。

笑了一陣子，忽然我抿起嘴，做著妖魔幻想的人這時已跌進回憶的海裡。一樣窗門關得緊，一樣的夜深，我被母親摟抱在懷裡，張大驚惶的眼睛，豎起驚惶的耳朵，連呼吸也不敢太大聲。門外窗外，風颳得真可怕，但最可怕的是軍靴壓踏在石子路上的軋碎聲，刺刀擺動的磨擦聲和粗暴不像人類的叱喝聲。在這樣恐怖的夜裡呀，我們是虎豹豺狼環繞著的羔羊。只有母親，一個勤儉沒有受教育的勞動女人，她表現得多麼鎮定，她用懷抱溫暖我們，她用雙手庇護我們，而她的臉，她的臉那樣神聖地向著房門，向著薄板外蹂躪我們家園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盜們。

我的國家有太多的苦難，那晚，時間距離現在十多年，我開始懂得人事，開始要認識世間的一切，一開始我就認識到我們國家的苦難。在我還未出世，在我哥哥姐姐還未出世，在我母親還是天真美麗的小姑娘，我國的苦難早就出現，早就蔓延。將來，難道我們的兒女也會感到苦難的氣息，難道不能生活在我們這一代所建築的樂園裡麼？我無法解答，我痛苦地輾轉。慢慢，母親的容貌在黑暗中出現，我不是虔誠的教徒，但母親是我的聖母瑪利亞。呵，她的臉不是和那恐怖的夜晚一樣發出神聖的光？我痛苦像已消失，我興奮的血液在周身迅速的循環，我彷彿有最重要的事情忘記做了很久，我緊張匆忙地跳下床。

虎虎，又是一陣山風。窗外門外，山風狂舞不停，窗內門內，黑暗包圍我層層。這樣的深夜，所有的生命都像不曾生。我站在房子當中，我究竟要做些什麼，能做些什麼呢？我於是對自己，對黑暗笑兩聲，重新摸索躺回床上。我應該安眠了，明天我不能昏沉著腦子，紅腫著眼睛，然而，無論如何我沒法安靜睡去。想一點愛情的甜美吧，而我的愛情又是那麼辛酸。我的頭刺痛，我的心槌得如戰鼓一樣。驀然，一股熱血直往頭上冒，我衝到門口，非常迅速的開門，顧不了什麼，三兩步我站在山的最高頭。對黑暗，對大山，對山風，我要把一切的感受化成狂歌！

## 墳墓

我最怕看到墳墓，一直到十五六歲還是如此。

荒涼的山坡上，陳列著堆堆墳土，野草叢生，風刮時，像無數瘋子混集一團搖擺著身體狂號。偶爾，一兩隻野犬悽惻地吠一兩聲，或者三五烏鴉陰森地笑向長空，這情景夠人害怕了，何況，黃土堆下埋著的是死人，何況，死人晚上會打開墓碑爬出來。

記得我們以前曾跟人家糊過瓜子紙袋，不管糊了一千，不管糊了兩千，每旁晚都是由我送回物主，算了錢再拿新的來。去物主的家要經過一條小泥路，左邊不遠稀稀落落是一些年久失修的無主荒塚。去時太陽常常都還沒落下，跟著那些放工歸去的人走一道，倒不害怕，回時天黑久了，星兒的眼已眨了好些時光，路上難得有人走動。幸運的是物主的女兒是我的同學，年紀大我一點，她不怕看墳墓，她陪我走完小泥路。記得一次她病在床，我心裡慌得很，自然她那晚是無法陪我了，而在她面前我也只好咬緊牙根說不怕。那晚的驚惶，我一直到如今還不能將它從心頭趕走。我是用最快的速度奔跑回家的，所有荒塚裡的人似乎都爭先恐後出來追逐我。他們叫著，哭著，笑著。回到家裡，臉發青，喘著氣，滿身大汗，母親問起，我撒謊，說是給狗追。

後來懂事多了，也就不害怕了。同時，有位親戚的屋子背後是塚山，因為某種原因一個時期我住在那兒。晚上打開後窗，關起房門，獨自燈下對著難得有好看的星星的夜空以及夜空下無數大小的

墳墓，讀書、寫作。倦了時，閣起書，放下筆，就只睜著眼睛等一兩個爬出墳墓的人，但是很遺憾總無法如願以償。

我是一個神經質的孩子，我的黑大瞳子常對著虛空，冥想一些奇怪的念頭，編織幾個多彩的幻夢。我想我要做一個詩人，比李白還浪漫，比拜倫還痴狂，年紀很輕就寫了很多美麗淒艷的詩章，年紀很輕就做了很多令人羨慕的事情，然後不再活了，死去，怎樣死不管，總之，很多人來執紼，很多人送上山，很多人常徘徊在我墳墓的周圍感歎惋惜。或許，會有那痴情的人兒來我墓前燃一炷香，送上一束鮮花和灑數滴香淚，於是我一定惡作劇地突然在她面前出現。

哈哈，我把自己神化了，我把自己圍困在象牙王國。唉，我這個人英雄的卑鄙的崇拜狂！

我是一個宿命論者，經過墳場，都是我先別人歎息生命的無常，像是飽經滄桑老經世故的長者，總先別人有一切不必計較，一切都是冥冥中被主宰的想法。「算了！」我爽朗地笑了起來，彷彿人生就是如此而已。我還會引用各種理論或例子，對不同意見的人，採取了強硬的爭辯以及溫順的說服。

我像什麼呢，我像毒藥包裹著糖衣，滿身是毒，毒了自己，毒了別人。

生性比較遲鈍，要清楚一件事情，要了解一個道理，可不容易，但好在不只我一個人人在探索，很多人幫助我，同時，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方生未死的時代。

對墳墓，我改變了我的糊塗的看法。

我應該提起我的一位親人，我提他，心都酸了。母親說我現在的樣子和他沒有兩樣，聲音動作，尤其笑聲。他是在我還不懂事時

就常常不在家，後來，更難得看見，但是有一天他仆倒在自己的血泊裡，在多難的土地上長眠了。從此年老的母親老得更快，眼眶更深陷，更不常講話了。他的皮肉早腐爛了，他的白骨皚皚地暴露在一棵不知名的樹旁。多少人的皮肉早腐爛了，多少人的白骨皚皚地暴露在不知名的樹旁？多少像我母親一樣的人老得更快，眼眶更深陷，更不常講話了？我那親人他們，他們沒有墳墓，他們何必要墳墓呢，他們在每個人心裡。他們的名字有些人不懂，何必要懂呢，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

我再也不說什麼人生不過如此而已，逃不出一死的話了。

你想麼，死了活在無數人的心裡，死了屬於那無數人熟悉敬愛的共同名字？

我想的，我要你想，我要很多很多人想。光是想，再像我睜大瞳子對著虛空，冥想一些奇怪的念頭，編織幾個多彩的幻夢麼？我們都會笑了起來，我們都會說我們絕對不再去幹那以前的幼稚的傻玩意兒了。

## 美麗蕪河日夜流

渡輪載著巴士，巴士載著乘客。乘客也如此，巴士也如此，渡輪也如此，都要由此岸到彼岸，橫渡蕪河，這柔佛州美麗的身體上的一帶發光的項鍊。

「蕪河是美麗的。」我到過這裡，已經多次了，有時是短暫的小住，有時是匆促的路經，我總以這樣最簡單最誠樸的話來讚美她。我想，如果我再加一些雕琢的字眼，那我無疑是要在健康的臉上抹一層蒼白的鉛粉，在天然的唇上塗著嚇人的血般的口紅了。

也許會有持相反意見的人，來抗議她不應得有所給予的評語，也許會說河水是怎樣的黃濁，怎樣日以繼夜沉默地由東向西流，沒有波濤，沒有歌唱。我也不與他爭論，例子儘管他去舉好了，都是無法說服我的內心，因為她以前留給我的印象，對於我的款待，處處使我覺得我除了那最簡單最誠樸的讚美的話以外，我還得尋覓一支燦爛的畫筆和一副夜鶯也羞慚的歌喉。

我生長在海島，我的周圍環繞著像草原像藍天的帶著濃郁的鹹腥味的海水，一望無際。當然，要是從小在眼前只有平原叢山，只有颳著風砂，只有森林和落葉，那將該會多憧憬我的地方，該會將對我的地方的想像和對童話國度的想像混模成一片。但我這海之子也許是太多接觸於海，太熟悉於海，因此，我渴望的是我少接觸我所不熟悉的離開海很遠的地方的一切，譬如，那寬闊的河流，蜿蜒而來，日以繼夜不停地追趕著太陽，追趕著月亮。

我的地方也有被稱為河的，可那只是一道水溝呀！水是墨一樣的顏色，味道又是陳年堆積的垃圾堆，又是腐爛的膿瘡，沒有波紋，不要說是輕微的發一兩聲，就連歎一口氣也是那樣的叫人難於渴望。當遠地的朋友充滿著要欣賞一支幽美的小夜曲的心情來要求我給予我那條水溝一樣的河以幽美的描寫的時候，就是我最難堪的時候，我不能使熱情遇到冰冷，但我也不能撒謊，我們都一樣，對河寄以動人的夢幻呵！雖說我們的國家並沒有什麼長大的河流，他們的名字也不為人所注意，沒有像黃河尼羅河一樣有光榮的歷史，然而她們總在我們的國家上流。沙籠<sup>\*</sup>並不名貴，而上面可有很多美麗醉人的花紋，我們的國家雖不廣大，而河流還是一道一道，有的美麗，有的醉人。

我國南端最大的河流，該是蕪河了。我住在最南端，每次的北上，趁火車也好、汽車也好、巴士也好，只要走西海岸，那一定得先前見著蕪河，那一定得在蕪河優柔的懷抱裡依偎一些時候了。最初認識河，我認識蕪河，最初愛上河，我愛上蕪河。很多年我就到過這裡了，記得那時我只孩子氣地（那時大概有十四五歲，本來就是孩子）興奮地抓著身旁的人嚷道：大河，大河！以後，每次北上的年齡都不同，心情都不同，對她的欣賞也不同，對她的感觸也不同了。或者是帶著兩隻追蹤幸福的眼睛，或者是懷著鉛一般的心，或者是一個夢、一聲輕歎、蕪河還是對我沒有偏差，我也始終認為蕪河美麗如畫。

記得河畔的散步麼？在那天邊有彩霞的黃昏，在那月亮很圓的夜晚。天邊有彩霞，河裡有彩霞，天邊有圓月，河裡有圓月。淡黃色的河水沒有停止過由東向西流，緩緩地，柔和的微波數不盡的一個一個那麼均勻。我是一個想像不豐富的人，對著她我也想像起遙

遠不知名的海邊坐在岩石上當潮退時在月光裡梳妝的美人魚披肩的秀髮，我也想像起伊麗沙白巴萊在蠟燭的光暈下輕誦著要獻給白朗寧的十四行詩。沒有都市的吵雜、虛浮和繁華，草中蟲兒的鳴，得感謝再為蕪河添上動人的氣氛。在這樣的時刻，在這樣的情景，我不能說話，我不能想，蕪河靜靜地流，月光靜靜地流，溫暖的友情，溫暖的理想。

記得一大群伙伴在烈日下站在渡輪上做豪放的動作、說豪放的話語麼？想著當年蘇軾寫念奴嬌赤壁懷古，不禁要對著蕪河誦起大江東去了。李白呀，我們抄襲你的詩句，我們說蕪河之水天上來呢。你要說游過蕪河來回數十趟，那時兩岸站滿著人，兩岸充滿喝采充滿鼓掌。我卻說我但願做一個舟子，駕一葉扁舟，載著理想，載著希望，由黑暗過渡到光明，由淚過渡到笑，由嗚咽過渡到歡唱，像由蕪河的此岸過渡到彼岸。

我生命的河只流了二十多年，比起蕪河那就差得太遠。二十多年來這條生命的河老是黯淡憂鬱的流，老是唱著苦澀的歌。無論是赤道連綿的雨季，也有偶爾天晴的日子，無論是輾轉失眠的長夜，也有片刻安寧睡去的時分，無論是這條生命的河儘管黯淡憂鬱，也有些微發光歡暢的漣漪和波浪。這些些微的漣漪和波浪，激起在各種互異的地方，這裡我正要說的是她們在我過去到過蕪河時曾經出現再出現。

這次我又要橫渡蕪河了。

我常覺得自己有一種週期性的痛苦的憂鬱病，時伏時起，其實說穿了也不過是由於我的靈魂是一個複雜的形象罷了。自小起種種直接間接的不幸的累積，使我靈魂有沉重的壓迫，有沉重的負擔，我一直就要除去這些壓迫和負擔，這些重甸甸的使我多難受，我一

直要靈魂解脫出狹窄的桎梏奔向遼闊的曠野，當我不能時，痛苦的憂鬱病就復發了。過去常笑浮士德和魔鬼簽訂契約，但當我癡獨地在灰色的牢籠裡咀嚼著痛苦的憂鬱時，魔鬼出現在面前，我會拒絕他交給我用以簽訂契約的鵝毛筆麼？

日子是高大古老的教堂在黃昏裡的鐘，敲撞出來的無非是空虛荒漠之音。憂鬱是屋簷的滴水，不滴在水溝，都滴在心坎。於是我想到了旅行，我想讓我在我們的國土上多走走，也許生命的河能有出現些微的漣漪和波浪，像赤道連綿的雨季中偶爾有晴天，像輾轉失眠的長夜裡偶爾有安寧，更何況，此去可以見著蕪河，可以見著過去在她身上留下的想起來令人溫暖的記憶。

如今，我在巴士裡，巴士在渡輪裡，渡輪在蕪河裡。笨拙的渡輪是一隻巨大的盲象，沒有小汽船的引導，是一步也不能夠動的，牠已吃力地渡到蕪河中間了。蕪河，這柔佛州美麗的身體上的一帶發光的項鍊，她依舊黃滔滔地沒有停止過日裡追趕太陽夜裡追趕月亮，她依舊倒映著兩岸的樹木，倒映著天上的浮雲。這次我是路經，不能在河畔尋覓過去遺落的笑的碎片，不能去尋覓一雙溫暖的手讓我緊握著，讓我告訴這些時候的生活情況，急急促促如我幼年第一次跟家人逛遊藝場回來向鄰居的小孩子們敘述一樣，更不能坐在水前構思一個美麗離奇的故事或推敲一首細膩的小詩，至少我是可以下巴士來，站在渡輪邊緣對著腳底下流過的千個萬個均勻的微波，翻著一頁一頁留下蕪河痕跡的記憶，在一頁和一頁之間，冥想化成一隻海鷗直衝向河天連接的一線，冥想和千萬人緊張地在河上趕築一座比長江大橋更雄偉的橋，然而我也沒有。我只坐在我的位子上，我變成沉默大網裡的魚，只感覺呼吸很困難，只感覺心很沉甸。

那兩個賣冰淇淋的孩子再沒有爭吵，再沒有打架了，盛著冰淇

淋的暖水壺已沉到河底了吧。我知道他們這時也如我一樣變成沉默大網裡的魚，他們滿身濕淋淋，我不曉得小小的心裡是悔恨，是悲哀，還是憤怒。

我應該如何來敘述剛才發生的事情呢？那也許是一件被認為微不足道，平淡無奇的小事，可是卻使我呼吸感覺困難，心感覺沉甸呀！在巴士停在渡口等候上渡輪的時候，幾個衣裳襤褸的賣冰淇淋的孩子爭著衝上來了。有的拿到面前幾乎要塞進你的嘴巴，有的硬拉你的手去接。過去我也遇過這種情形，沒有這次的兇。巴士的乘客本來很少，要吃冰淇淋的更少了。自然，一場失望是在等候他們了。我坐在車尾，兩個年齡十二三歲的孩子彷彿獵人看到一隻受傷跑不動的小鹿，直奔前來。我也沒有注意誰先誰後，總之是互相拉扯著擁擠著，爭吵地在搶做這一支冰淇淋的生意。我一向不大喜歡冰淇淋，而且由於有些咳嗽，更沒有吃它的意思了，但相反的這次我毫不猶豫地向其中一個買了一支，等到我拿在手裡正不知怎麼處置時，那兩個孩子在巴士上吵架起來了，一個說是他搶了他的生意，一個說是我喜歡跟他買。巴士已駛上渡輪，渡輪也由小汽船拉走了。他們由巴士吵到渡輪上，還在吵。最初我想要去排解，想跟另一個再買一支，當看到巴士上和渡輪上的人都那麼冷漠那麼不當一回事，我又不禁為要不要這樣做而遲疑了。在我這遲疑的最短時間內，他們打起來，雙雙都跌進河裡去了。我才發覺事情的嚴重，而乘客也才有些騷動，小汽船的摩多也跟著迅速的停止。這兩個孩子是會游水的，等那個在渡輪上管理的馬來人要脫衣服下去救時，他們都已攀登上來了。

不要譴責我把這件事情草草地敘述出來，沒有給予情節上好好的安排，沒有給予動人的描寫，我能這樣做在我已經是盡最大的努

力了。我心裡充滿了內疚，彷彿這就是我今年來第一次做錯一件最不可寬宥的事情。我痛苦地托著腮，美麗的蕪河呀，我有點懊悔這次的歸來。我本來像第一次和愛人約會的少女，我本來像第一次飛出樹林的雛鳥，美麗在等候我，歡欣在迎接我，蕪河妳這次爲何使我失望了？我不能再興奮地注視著柔和的微波在太陽的照耀下閃爍著華麗的金光，不能追憶過去溫暖的愛戀，不能細心發現河裡的游魚，河畔驚起的水鳥。蕪河呀，妳爲什麼偏要在此時發生這樣的事情？蕪河呀，難道這兩個孩子不是妳懷抱裡長大的孩子，爲什麼妳要擯棄他們？

這些日子來，我的感情逐漸粗起來。過去是那樣的細小脆弱，有時甚而站立不起來，不會爲一隻螞蟻死去一個蜘蛛網的破滅而不愉快一整天，可也爲一些不合理的小事過分激動憤怒。現在的粗起來並不意味著壯起來，我不是常把我的耳朵躲藏在厚厚的個人主義的外套裡，眼睛還是矇蔽在濃濃的個人主義的淚水裡？就像對蕪河吧，過去我看到她聽到她的是些什麼呢？我愛戀的我讚美的又是些什麼呢？與其說是我關心蕪河，毋寧說是我關心自己落寞脆弱的影子。

然而，蕪河我沒有埋怨妳。這是一件微不足道，平淡無奇的小事，我慶幸我能遇見在此落寞脆弱的時候，我能因此對生活的更認識，對妳的更認識，對我們的國家的更認識了，也因此使我落寞脆弱的成份減輕，使我對生活的更熱愛，對妳的更熱愛，對我們的國家的更熱愛了。

渡輪已達彼岸，巴士就要騁駛北上了。我回過頭來，蕪河全身都是黃澄澄的金光。我心裡不再想那兩個賣冰淇淋的孩子，不再想黃昏河畔的散步，月夜水前的談話，不再想夢的花朵，花朵的夢，

我所想的，麻河能瞭解，我的沉默不是正如麻河的沉默一樣麼？

追趕著太陽，追趕著月亮，追趕著我們美好的生活，追趕著我們國家的幸福和強大，美麗的麻河日以繼夜地流。

[\*編者註]：沙龍 (sarong)，在此指的是馬來人傳統圍裙，也是南洋地區沙龍一詞最普遍的含義，跟法語 salon 無關。

## 銅鑼聲中

我們做童年的夢，背景總是窮困破落的甘榜\*。

泥濘的黃土路旁，常是大豬小豬做美夢的溫床，鴨子把不流通的臭水溝當作游泳的池塘。一到傍晚，挑水的女人在公共水龍頭集合了。談笑，相罵，互相交換一天的見聞，互相指出誰家的長短。水桶相碰裡，水花濺聲中，一個謠言就這樣輕易地傳開。交叉路口的咖啡棚，日裡蕭條，夜裡熱鬧。播音機裡一會兒有大鑼大鼓，一會兒出現豪俠神怪。火熱的大光燈下，顫抖的手盡在摸索希望，是誰福氣拿到一張好牌，發出陣陣得意的笑。也有的悠閒地下一盤棋，旁邊卻有人大談女人，有人調解糾紛。那臉黃肌瘦的又在流鼻涕打哈欠，於是掙扎起身，拐進棚後的小房間。

甘榜裡歪歪斜斜到處是擠擁的亞答屋\*\*，地上有些鋪著一層薄薄的石灰，有些連凹凸的泥土也沒有刮平。屋頂的亞答完好的真難找，能遮補的鐵皮鋅板紙片以及各種不可名狀的東西，都可以在屋頂上發現。就在幾百幾千個這樣百孔千瘡的破爛屋頂下，人們想盡各種方法生活。痛苦煎熬，在昏暗霉濕的角落裡過著人類卑賤的日子。剝蝕的板壁上，斑斑點點，都是血都是淚。然而，也有在希望著的，雖然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雖然有些是那樣幼稚和可憐。

那時我們都很小，東聽西聽，甘榜的不幸故事也知道不少，但像我們那般年紀，小小的心還不能裝進去，最多一兩天就忘記。我們算幸運，鼻孔裡還老伸縮著兩條黃濃鼻涕，就赤著腳挾了兩本爛

書上鄉村小學。一個早上跟肺病先生亂嚷，放學回家，把書包往床底一扔，脫下上衣，找那些難兄難弟玩耍了。老松樹下是我們的天地，打石彈，擲銅錢，每一個時期都有它流行的玩藝。有時我們也賭博，一分兩分，一次我們把買蝦米的一角錢輸光，回家給媽媽打個半死。

雖說是天天玩，不會沒有玩倦的日子。週末晚上，沒有人帶我們逛遊藝場，騎木馬坐相撞車。禮拜天，風和日暖，海邊公園怎樣的好玩，我們夢裡也不能去。聽說那一間電影戲院正在上演「孫悟空豬八戒」，向家裡哭著吵著，終歸還是自己失望地走開。除了盼望新年快點來到，我們都將希望寄託於酬神的出街戲和走江湖賣膏藥的來甘榜里做生意。新年，懸住了多少窮苦孩子的渴望的心呀！她老是讓我們等得不耐煩而不斷對著日曆將她咒罵。酬神的戲一年演一次，我們同樣討厭那個神，為什麼神的生日也同人一樣，不能多幾個，讓我們多看幾回戲。這樣，走江湖賣膏藥的就為我們所熱愛所關懷了。很常，都有不同樣的來。黃昏裡，在老松樹下，一盞把氣打得飽滿的大光燈擺上了。「嘭嘭嘭」，那鑼聲多為孩子們所熟悉，多使孩子們感到親切呵！

這時，也許正在吃晚飯。天天那兩碟菜，除非過年過節，才有一點變化。要不是單白飯吃不下，才不稀罕吃它。勉強嚥著的時候，嘹亮的銅鑼聲在老松樹下響了起來，一陣急促得使人聯想起發生什麼緊急可怕的事情，又一陣卻是低沉下來，一聲聲慢條斯理。我們知道老松樹下即將有一番好看的熱鬧了。平時要吃半天，現在三兩口已經把整碗飯塞進肚子。丟下碗筷，一溜煙，直往老松樹下奔去，嘴裡嚷著：「呵，變把戲的來囉，變把戲的來囉！」如果他們來遲一點，天黑上燈了，我們就要給媽媽逼坐在板凳上讀當天學過的書，

寫明天要交的字。煤油燈昏黑不亮，放遠一點太暗，放近些又熱得要出汗。天氣熱得很，沒有風，讀著寫著，心早已不在房裡。「嘖嘖嘖」，救星來了，老松樹下人已經圍得不少了吧，明天先生要打，最多伸出手，這時無論如何要草草結束了。媽媽遇到這種情形，也特別通融，只要合上簿子，說一聲「完了」，不必聽她怎麼回答，更無須等她去檢查，開門就可以飛跑出去，時間多寶貴，也許正在變新奇的把戲，遲一點去，吃虧是自己。

走江湖賣膏藥的最喜歡到像我們這樣擁擠的甘榜。你們有錢，從小就住在美麗幽靜的郊外別墅裡，每一家前面都有大草地，每一家的鐵絲網都把自己圍得高高的，大鐵門鎖得牢，還加上惡狗的逡巡，他們是不肯去了。只有在我們窮困破落的甘榜，每一家的門都敞開，沒有高籬笆，沒有大惡狗，大家親熱地來往，人們歡迎他們，鑼聲不久，早熱烈地圍了密密一大圈。窮人那能像富人風吹草動就看醫生，向他們買罇海狗油，刀割火傷，不但可以幫助自己，還能醫治鄰人。孩子常不安寧，也可以買包藥粉藥丸放在家裡，做工時跌倒扭到，老年人腰痠骨痛，跌打膏藥有的是，於是我們的甘榜就最常有他們來了。在我們童年的夢裡，他們塗下了鮮明的色彩，烙下不可泯滅的痕跡。你們該羨慕我們吧，你們要羨慕我們呀！我們在我們童年裡，我們在我們甘榜裡，過著多少個多采的夜晚，看過多少種走江湖賣膏藥的表演。他們用不同的方法出賣他們的藥品，用他們的痛苦，用他們的汗，他們的眼淚和鮮血。有些人要生活多艱難呀，一次一次，我們小小的心靈常帶回一些惆悵，一些不安。如果我們對受苦的人類對受苦的土地有所熱愛，對美好幸福有所希望和期待，這些都應該開始培植在窮困破落的甘榜，培植在銅鑼聲中走江湖人的血淚苦痛裡。

我們自從離開了童年的甘榜，也搬過幾次家，一些瑣碎的東西早掉的掉，丟的丟，有些雖然沒有什麼用處了，卻一直不忍拋棄，一直追隨著我們，從這裡到那裡，從那年到這年，老佔據著我們的感情。就說這小罇海狗油吧，也快乾涸了，家裡的人沒有一個會記起它，更談不上需要它，可是它被我們珍藏著，像少女珍藏愛人第一次的餽贈。我們那是珍藏這罇快乾涸的海狗油，我們是珍藏一顆童稚的心，一個童年辛酸的記憶哪！

一樣的「嘖嘖嘖」銅鑼聲，一樣的我們迅速放下碗筷，放下了功課，一樣的老松樹下，人早已密密地圍著一盞把氣打得飽滿的大光燈。我們飛快地趕到了，矮小的個子，只要往人叢中靈活一鑽，很容易就可以鑽到最前排，佔有一個最好的位置。

這次共來三個：看樣子，應該是一家人。老的年紀五十多，削瘦的下巴長滿短鬍子，兩眼有神，身體也相當結實，一條短袖圓領的白線衫，滿身汗，越顯得發黃了，濕漉漉地緊貼在皮膚上。和通常打拳頭的一樣，用一條白布帶把腰束得快斷成兩截。穿著黑綢長褲，沒有紮腳，下面是白襪黑布鞋。小伙子打鑼，和老人一樣裝束，只是多紮腳，臉色不怎樣好看，也許剛病好，他站得和觀眾最近，叉開兩腳，毫無表情的打。另外一個是小姑娘，十四五歲，兩條小辮子，過時的花布衫褲，幫著老人擺傢伙。

地上鋪好了一塊骯髒的帆布，一邊堆滿大罇小罇的海狗油，另一邊空著，寫上主人的招牌，還有海狗油的各種功用，爲了怕觀眾看不懂，加上圖畫說明：手指被刀割破，臂膀讓火燒焦，腳跟給蛇咬到。兩旁擺些打國術用的傢伙，無非是槍啦棒啦，這回多了一把少見的三節鋼鞭。

鑼聲一直沒有間斷，人是越圍越多了，吵著鬧著，尤其我們這

些小孩子，等得不耐煩，不知什麼原因，兩個忽然相罵起來，有些就幸災樂禍在旁指手劃腳，煽動戰爭的爆發。老人看在眼裡，走過來將他們拉開了。「快點啦，快點啦！」我們大聲的催他。老人於是走到圓圈的中央，站定了，向四周一拱手，對打鑼的小伙子作了一個手勢，嘹亮的鑼聲即刻頓寂下來。

「各位阿伯阿叔阿哥，各位阿婆阿孀阿嫂，各位朋友，今晚……」

似乎是一條公式，那一個走江湖膏藥的都要這樣代。他講的是廣東話，每一句由小伙子翻譯成不怎麼正確的福建話。還是老套，不太新鮮，不外是個人的光榮史，怎樣足跡幾遍大江南北，到南洋來又怎樣一國過一國，一州過一州。雖然中間穿插有趣的話，惹得觀眾發笑，但孩子們那裡要聽，誰不是等看變把戲。孩子們的勢力相當大，老人看風轉舵了，順著孩子們的意思，來一套變雞蛋。這仍然不很新鮮：雞蛋用手巾蓋住，口中唸唸有辭，一會兒打開一看，不見了，找呀找的，從一個沒有穿褲子的孩子的小鳥那裡摸出來了，大家拍手叫好。

於是，他又剪了幾個紙人，把他們藏在手巾下，說等一下這些紙人會拿菜拿酒，會唱歌會跳舞。我們睜大眼睛，緊張地等待奇跡在老人剪成的紙人身上出現，然而老人卻叫小伙子打鑼，自己打國術了。我們覺得真乏味，只得忍耐住，接著小伙子的鑼交給小姑娘，耍了一套三節鋼鞭，很有兩手，可惜有時舞得太慢了。而紙人依舊給手巾蓋住，沒有動靜，老人彷彿早已忘記，連看都不看一眼。

「拿傢伙來！」老人威武的命令著。

小姑娘遞給老人一把銳利的小刀。老人開始說話了，他先從祖父講起：祖父得了奇人秘方，製成海狗油，然後傳給他父親，然後傳給他自己。於是又講海狗油的功用，指著帆布上的畫：火燒淋到，

蛇咬刀割，說到刀割，他翻弄著手上的小刀，用拇指試試鋒利。觀眾屏著息，後排的都吊起腳跟伸長脖子，小孩子心跳了。老人向周圍掃了一眼，迅速捲起右腳的褲管，你想我們看到些什麼了？蒼白的大腿上，滿滿是刀割的傷痕，那真數不出有幾道，日子久的已經長滿了肉，有的結著黑疤子，幾道想是新近才割的吧，紅紅的，大力一動，也許還會再流血。傷痕上油膩膩，那自然是海狗油了。緊張的場面馬上要開始，鑼聲打得更是一聲緊過一聲。刀子這時已經按在大腿上，沒有人挪動一下，空氣好像凝結住，孩子們緊張地咬著手指。打鑼的小伙子依然像是先前一樣毫無表情，眼睛直瞪著空虛的黑天，顏色不大健康的臉上淌著汗。小姑娘，自從遞過刀子之後，就木然地站在老人身旁，兩手垂在前面，手指交捏住，不動地注視她爸爸那傷痕累累的大腿。老人刀子一抽動，先是一道紅線，一眨眼如河堤崩潰，血湧出來了，分成幾道支流沿著大腿向下流。空氣變成固體。小姑娘的手指更用力地交捏住，像要把它捏碎，那雙眼睛，茫然神失地一轉也不轉。我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眼睛，我們有看過濕潤的，有看過含泡淚水的，有看過淚珠一串串掉落的，我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眼睛。老人還不肯停住，讓血任意的流，浪費的流，看著自己的血，看著觀眾緊張的神情，他再往上多加一刀。這時小姑娘已經很快地打開一罇海狗油，倒在她爸爸的大腿上，老人才拿一塊布（滿是血漬的布！）拭去大腿上的血。血不流了，是海狗油的效力呢，還是血都流完了，我們不知道。

空氣慢慢開始溶解了。有如經過一場風暴，人們這才鬆了一口氣。老人把還沾有血跡的刀丟在帆布上，「卡郎！」多可怕的響聲。褲管放下，剛才發生的血淋淋一幕就這樣遮掩過去。

老人最後向觀眾介紹他的海狗油：小罇的五角，大罇特別優待

只收八角，還說爲了救世人，他僅收本錢，分文不賺。觀眾最初遲疑著，很久都沒有人上前買一罇，老人的話漸漸含有乞憐的成份了，總算有一個中年婦人買一罇小的，接二連三買的人才多了起來。我們想著小姑娘的眼睛，想著老人大腿上的血，再看帆布上沾滿血跡的鋒利小刀，我們從人叢中鑽出來，飛跑回家，氣喘喘地拉著媽媽的手。

「血，血，用刀，老人……」

媽媽起初驚疑住，由我們斷斷續續的報告中，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搖撼著媽媽的手，一定要她拿出錢來買一罇，帶著撒嬌，帶著哀求。我們自然知道她沒有什麼餘錢的，而我們這時什麼都不管，好像覺得如果媽媽不拿出錢，那我們的大腿上就會給刀割著，和老人一樣，流著殷紅的鮮血。經不起我們苦苦的糾纏，媽媽掏出幾個銀角了，我們一鬆手，就盡著最快的速度，直奔向老松樹下去。

我們的甘榜，同樣走江湖賣膏藥的常來了又來，或隔三五個月，或隔一兩年；但那拿刀子割自己大腿讓血一直流著的老人，自從那晚以後，到我們離開甘榜，都沒有看到再來過。我們看完老人的表演，就常在老松樹下談起他了。誰也不再提起老人後來沒有叫紙人跳舞唱歌，這種情形，若換別人，我們一定大罵，說他的膏藥是假的，他多丟臉，只會誇口，把戲卻變不成。我們老是忘不了老人手裡的刀，老人大腿上的血。

「他爲什麼不會痛？」

「他怎麼不會痛？」

「他也許慣了。」

「他要割多少次才會慣？」

如果真的是慣了，然而當生活逼得他第一次向自己完好的大腿割下一刀的時候，當他的父親，他的祖父向自己的大腿上割下第一刀的時候，那將是怎樣的一種情景，怎樣的一番感受。他們一定是不喜歡黑夜的了，黑夜裡他們就要痛苦，就要流血。一年年，一代代，多少個黑夜呀，多少次痛苦，多少次流血！我們那時都是小孩子，但對於新闖進我們幼稚腦子裡的一些問題，還是會追究地胡思亂想下去，自然都是無法得到答案，即使有，也多麼可笑，就像那晚我們向媽媽討錢買海狗油的動機，現在想起來仍然很迷惑呢。告別童年的夢境，告別童年的愛憎，我們就不會再依偎在這有百孔千瘡的破爛屋頂的甘榜的懷抱。在無數黑夜裡也許就有這麼一個黑夜，同樣的銅鑼聲又在老松樹下響起，老人已經不在了，主角是他的兒子，那個小姑娘該長得很大，也許已經嫁人，再不每夜拿刀給自己的親人，看著自己的親人流血；也許小伙子也結婚，娶的還是江湖兒女，這時正在為丈夫打鑼，正在拿刀給丈夫，正在看丈夫割自己的皮肉，在他們旁邊，爬著的是他們的兒子。

「太慘了。」你說。

說慘，那慘的事情真不知有多少。我們說過，在我們童年的甘榜裡，我們看過各種不同的走江湖賺一點最低限度溫飽的方式，就像要賣一罇幾角錢的海狗油，不但割自己的皮肉，還有呢，海狗油的功用，老人那鋪在地上的帆布不是曾寫過可以治蛇咬麼？在任何一个黑夜裡，老松樹下忽然一陣銅鑼聲，大光燈，密密麻麻的人，又是孩子興奮的時候了。老印度玩蛇者用籐筐盛著斑斕耀眼的眼鏡蛇，彎下腰，對著牠吹起神奇的魔笛，蠕動著，蠕動著，豎起來了，鼓起兩頰，像蝴蝶的翅膀，兇猛地露出兩根大牙齒。老玩蛇者一手拿笛，一手伸近去，驀然食指被咬住了，咬得那麼緊，老玩蛇者好

一會才放下笛子，那可怕傢伙隨著也全身癱軟，跌回籐筐裡。被眼鏡蛇咬過的食指伸到觀眾面前來，一個一個輪流看過去，血也一滴一滴的滴過去。黝黑的臉孔被大把鬍子遮去一半，還咧開嘴笑呢，然而那是一種什麼名字的笑呀！海狗油說是還能醫治火燒，自然會有人現身說法來表演了。我們也曾經在老松樹下，懷著跳動的心，看那爲了要以一罇海狗油向觀眾換幾角錢的人拿一把熊熊的烈火放在自己的手臂下，咬著牙根任它去燒，等到起了泡，等到快燒焦，他的女兒，不然是他的妻子，會搶去那火把，然後爲他塗抹所要出售的藥品。這種情形，我們常不忍看完，我們自然不能每次買一罇來安慰自己的心，同時，要是那次沒有生意，甚至一罇都賣不出去，那我們回去將幾個晚上不能安眠，將幾個夢裡看到燒焦的皮肉，看到滴滴的鮮血。

現在我們都已經長大，感謝我們的土地，在她的滋養下我們健康和茁壯。童年距離我們越是遙遠了，遙遠的是童年的歲月，遙遠的不是童年的痛苦，童年辛酸的記憶。那能激起我們感情波動的銅鑼聲如今還時時迴盪在我們的心上，於是我們就計算這些勇敢向生活挑戰，勇敢以自己的血肉堅持著要活下去的人渡過了幾個黑夜，還有幾個黑夜過去就有白天到來。如果我們對受苦的人類對受苦的 land 有所熱愛，對美好幸福有所希望和期待，那這些都應該開始培植在窮困破落的甘榜，培植在銅鑼聲中走江湖人的血淚苦痛裡。

[\*編者註]：甘榜 (kampung)，馬來文「鄉村」的音譯，華人新村也稱甘榜。

[\*\*編者註]：亞答屋，馬來鄉村的傳統木造建築，主要以亞答樹 (atap) 細長的條狀葉片為屋瓦。

## 後巷

可以不必追問這條後巷在什麼地方，叫什麼名字，而如果我再這麼多加一句，那也沒有什麼意思。再想想好了，想想是否曾經走過這樣的後巷，想想它究竟在那裡。哦，終於慢慢記起了，這樣的後巷確實走過的呀！然而在那裡，什麼名字，卻又說不上了。彷彿在星洲，彷彿又在吉隆坡，至於檳城也像是見過。是的，在我的國家裡，在我們的每個城市，這樣的後巷都有它的位置，就像潔白的紙上不幸沾染有污跡。

看表情，我知道是同意我的說法。

可不是麼，長長的一條後巷，白天僅能可憐地分得一點陽光。誰說陽光最慷慨，你看對這後巷卻吝嗇得可以。一天裡這後巷盡在陰暗中無聲無息受到冰冷和遺棄，靜靜地讓兩旁的溝子多添上一層污穢的垃圾。小孩子在這裡拉屎，是天經地義。大人尿急，只管向牆角撒去，誰若干涉，可以拉住他請附近人評評理。高貴的太太小姐們，請千萬別爲了省時間省腳力，抄捷徑打從這後巷橫過。我就親眼看見一個大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陪著一樣打扮想是她媽媽的半老徐娘，扭呀扭的要到對面的大街。後巷陰涼，又可以少逗一個大彎。可是，哇！兩個大人像是在合奏一首交響曲。她們倆活了這一輩子，從來也沒有看過這樣的醜事，趕緊閉起眼睛掩著鼻子。當然囉，那也怪不得這兩位高貴的人兒如此。你單看那入時裝扮，珠光寶氣，家裡是有幾個錢的，天天都少不了花，離不開香水。也許

剛好是那天倒楣，家裡的汽車去修理，要不然，聰明的車夫早摸熟小姐太太的脾氣，這後巷不必說了，即使髒一點的街道也避免過去。但是，有些人並不害怕，就說三輪車夫吧，辛苦踏了整個早上，趁著中午吃完了停在這陰涼的後巷休息。或者乾脆睡個午覺，尋一個短短的好夢。後巷的一切，他們都太熟悉，他們習慣了這裡的空氣，因為這樣的空氣時時都和他們發生密切的關係。

然而，你當然知道，這條後巷表現它特殊生命活力的是在夜裡。真的，夜才最慷慨無私，它帶給世界黑暗，甚而還特地為這後巷多留一些。可惜靠她生活的人們卻不接受夜的盛意，黃昏裡早已亮起一盞盞汽燈和臭土燈。就在這一個個蒼白不健康的光暈裡，後巷裡的人們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去換取對明天的希望。

一踏進巷口，你的腳步不禁要停下來了。你要是第一次來，那對你可說真有趣。地下一攤一攤，全是一些你意想不到究竟還能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你已經是很節省的人，皮鞋開了幾次口，實在無法再補才忍痛拋棄。這時你會很驚奇地發覺它竟端端正正被擺在這裡。它的身旁正陪伴著款式摩登的女人高跟拖鞋，也不像穿過很久，但可憐卻是那麼孤零一隻。你會歎息起來，它竟這樣命薄，不能夠在那豐美幼嫩的腳下多享一些時候的福氣。你不要只顧注意這被你遺棄的破鞋以及它身旁的新伴侶，還有其他的東西，才更有意思。我們的老祖母不是常戴一副古舊的老花眼鏡，當她為了替我們縫鈕扣補破衣，而這裡擺著的可不少。只有一邊有鏡片的，只有一隻腳另一邊縛根紅繩子的，兩邊沒有玻璃的和兩隻腳全斷了的都有。漸漸你自己發覺更多東西了：一小段玉鐲子和發黑了而且幾乎壓扁的銀戒子被極其珍貴地置放在一只緞面還相當新的名貴鋼筆盒子裡。你都有點忍不住要笑出來，那可不像小弟妹們玩耍時擺在房門後的

玩藝麼？一疊相片，第一張模糊得只能看出是一個女人靠著花盆，穿的旗袍至少有三十年的歷史，怎樣的臉孔，美不美，只有天曉得。這疊相片也幸運地在緞面上佔半角位置。還有破熱水壺、缺嘴的碗。還有沒人知道是那年的電話簿、舊錶帶、脫了的算盤珠子。還有還有呢！唉，我好像誰雇來這裡做統計似的，其實，要誰真想拿錢雇我才是一件苦透了的壞差事！

像我們這樣裝扮的人在這樣的攤前站太久難怪要引起老主人投來懷疑的眼睛了。這些老主人似乎永遠只穿這樣一套不必換的衣服，又破又髒，白的成爲黑，黑的變了黃。他們蹲在攤前，只管低頭擺擺這個動動那個。把兩份破爛雜誌摺一摺啦，或是從布袋裡摸出幾個前清銅板一個個整齊地擺列。有誰注意他們的臉孔而能發現一張不是灰黃暈倦，充滿飢餓愁苦的麼？他們的背後，總有用繩子捆成一捲的破毯子。到夜深無人，他們便把東西收拾起來，不是挑著擔子，就是推輛小車，到一處偏僻的騎樓下，打開繩子，就用那條破毯子把瘦骨嶙峋的身子緊緊地裹住，於是在朦朧中讓地球一轉，另一個和今天一樣的明天又來臨。

你不必問我誰和他們做生意，哪，你看：一個赤腳的老工人走近來，往牛奶箱裡翻呀翻，好容易翻出一雙破舊的黑布鞋，穿在腳上試試，踏兩下終於感到滿意，於是丟下兩角錢。老主人好像一直不曾抬頭看是誰，也不會注意賣出什麼東西。他用一隻滿是皺痕的黑手顫顫地拾起那兩角錢，塞進耳洞裡，又繼續摸摸這個動動那個。也許你覺得還不夠，你再看：這不是又一個丟下五分錢把幾個木塞拿走了。這時你才點點頭對我會心地笑一笑。接著你對我說：你以後再也不隨便拋棄東西，你要留起來，集多了分配送給他們換五分一角去。說實話，那又可不必要，你這一點算得了什麼，何況有幾個

能像你。人們都是想盡各種方法生活的。他們白天會去察看街邊溝渠，會去一個垃圾桶翻過一個垃圾桶，會去一家後門走過一家後門。到了夜晚，他們一天所得，又都出現在攤子上，攤子又出現在這後巷裡。千萬別看不起他們東撿西拾，那樣老弱一把年紀，誰不想抱抱孫子，讓兒子媳婦供養？然而——說起來太長了，還是讓我們就看到此為止吧。這僅是後巷的巷口，我們再往裡邊走，裡邊有更多值得你去看，值得你去想。你怕要看一個晚上，你怕要想一個晚上又一個晚上。

來，如果正想投資做一筆買賣，卻考慮又考慮，心中老打不定主意。那從此可以不必再焦急，只要拿出兩角錢，包管會預先知道將來賺大錢還是賠本到底。要是怕得到的回答是不能幹，可又有點不甘願，這請不必擔憂，這些人早看透求籤問卜者的內心，永遠順著顧客的意思。不是麼，這一籤正好「陶朱公浪跡天涯」。於是指著籤冊上的一個古人對你說：陶朱公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幫助過他的國王把國家復興，後來看出國王只可以共患難不能同享樂，就辭職不幹，改名換姓到處做生意，後來終於變成大富翁。「真好，真好，包賺錢，一定賺錢！」聽了這一番話，心滿意足了，也許這時正懊悔，若是早點遇上這位活神仙，也免得幾夜翻來又覆去。

如果你是個年輕小伙子，情竇初開地愛上了個女孩子。看她若即若離，像有情又像無意。你整日裡胡思亂想，做起事來差三錯四。幾次說是狠狠下決心不去想，但剛說不想馬上又想起。平日最討厭鄰居們動不動求神問卜，而這次爲了愛情你也變得一樣無知。當你戰戰兢兢抽出其中的一支，你的心差點要從嘴裡跳出來。好了，「姜太公八十見文王」，成功絕對不會有問題，有問題的是是否你有耐心，你看，姜太公一大把花白鬍子，向他老人家學習，還有什麼天

大事情做不來的？

也和舊貨攤一樣，這些能知過去未來禍福吉凶的人把他們的攤子擺在後巷裡。他們用的工具可多呢。這一攤有個四方的鳥籠，裡邊分別關了兩隻卜卦鳥，一樣的大小，一樣的惹人愛。有誰來求指點迷津了，主人就輪流地把其中一隻放出來，讓牠把鋪在籠前的一片片卦辭憑自己喜歡銜出一片。主人於是將盛穀粒的香菸罐打開，使牠能伸進頭去啄幾粒，作為一種工作的代價，然後又把牠關回去。誰也不會擔心牠飛走，牠們早已沒有了天空，沒有了樹林。有些不養卜卦鳥，舖上一塊已經不是白布的白布，畫著四幅古人的像，都頭戴帝冕，都一樣方頭大耳，五絡長鬚。旁邊寫著他們的名字：黃帝、文王、周公、孔子。你心裡懷疑起來，怎麼沒聽說孔老夫子也會幹這把戲。但是，既然在這攤子蹲下來，從腰包裡掏出兩角錢，有誰還管得這四位不同時代的古帝王古聖賢幾時開始在這後巷裡合夥做生意。老相士唸唸有辭，教你抽出一枝竹籤，把竹籤放在四個古人中間，拿起小龜殼搖一搖，倒出幾個古錢來，一看，不錯，對著籤碼，翻開一本用毛筆抄寫的線裝冊子，然後指給你看，讀出籤語，再加以解釋。好籤滿口向你恭喜，不幸抽著壞籤，也總婉轉地說得你先驚後喜，覺得雖然壞，命中還是有貴人。

一個老太婆挨著攤子蹲著，拉著衣角的想是孫子。滿臉虔誠肅穆，虔誠肅穆裡不時掠過憂愁的影子。老相士打量這迷途的羔羊，沉思一會，開始說話了，慎重地說一句看她一眼，看她一眼再說一句。老太婆側過頭，豎起耳朵，每一句都清楚聽進去。老相士的話字字真珠金玉，聽的人頻頻點頭，頻頻說是。只有身旁那五六歲的一直睜著大眼睛，老相士的話一點都不有趣，他愛看老相士那滿口的白唾沫，還有兩根要掉了的又黑又大的牙齒。想是知道了老太婆

心裡相當滿意，感覺兩角錢花得還值得，說話的人停止了。老太婆辛苦地站了起來，把孩子緊緊拉著，彷彿已經在朦朧混沌中看出一條平坦大道，帶著孩子跨上去，步履好像頓然輕鬆了許多。

「騙人！」說著，你要上前去拆穿他們的把戲。好在我及時把你拉住了。你這人也真是，兩角錢他們出賣一個希望，出賣一個安慰，也算是廉價了，你還忍心使他們難堪麼？破碎的心他們彌補，陰影他們消除；空虛的得到充實，猶豫的得到決定，禁梏的得到解脫，他們的力量是這樣的驚人，貢獻是這樣的大。你想想這些，你也不會再像剛才那麼衝動了。至於我，倒真想上去借問一聲：他們滿滿一攤子的希望和安慰，裡面有那一個是留給自己的？當他們被籠罩在苦難的陰影裡，他們的手會去為自己抽一支竹籤麼？

唉，我們還是繼續走吧，看著他們對自己苦笑，真有說不出的難受滋味。怎麼，前面漸漸暗了起來，要不是些後門開著，借裡面射出來的燈光，可真難走。什麼原因，這段路這樣的冷清。再上去，可看出一些人來了。有談話聲，有笑聲，多數是女人呢。倚靠在門邊的，站在溝旁的，坐在小凳上的。這樣的情景，最初使你呆住了。接著記起好像是誰告訴過你，又好像是曾經在某一本書看到：在我們這個世界，有些活著的女人因為不同的原因其實又是相同的原因被埋在一個大坑裡，在大坑裡她們如蛆蟲一般生活著。出賣她們的所有，靈魂、肉體。難道現在正走近這大坑的邊緣麼？

可怕的黑眉毛，可怕的黑眼圈。那雙唇，就像喝過血忘記抹。這樣一張紅黑白三種顏色分明的臉安置在一個用花布緊裹住的木頭一般的身子，孩提時坐鬼車看到的女鬼又在腦海中出現了。很快這女鬼由腦海中走到自己面前，她裂開剛喝過血的嘴，裡面盡是一根根尖稜稜的牙齒，噴了一口煙，又裝出差澀地扭著身子。這時你才

知道要逃，臂膀被拉住了。一股使人毛骨悚然的冰冷貫徹全身。雙腳麻痺似的不能動彈，廉價的香水逼得你幾乎不能呼吸。你有如一隻離群的羔羊偏又遇上豺狼，想呼救也徒然。冰冷的身子更靠近了你，面對面，從兩個黃濁的眼洞看進去：一間潮濕發霉的房子，病重的男人痛苦地躺在板床上呻吟，兩鬢霜白的老太婆懷裡抱著已經啼哭得快嘶啞的嬰兒無力地在房裡來回踱著。牆角蹲著一個小女孩，蓬鬆的頭髮散覆在膝蓋上，整個臉孔埋進雙臂裡，不知是餓昏還是疲乏過度而睡去，桌上的煤油燈已經在苟延殘喘了。你接著又看見那病重的男人掙扎著爬下床，劇烈地咳嗽，乾柴一樣的手不斷揉擦彎縮的胸膛，眼睜睜瞪住你。老太婆手上的嬰兒已經沒有了聲息，癱軟地垂下了四肢。男人拉起了地上的小女孩，一手搭在老太婆的肩膀，一齊向你走來。忽然，他們的背後出現一個流氓，咯咯咯笑得多陰險，接著又出現一個警察，高頭大馬。於是一堆人推呀擠的，踉踉蹌蹌直奔著來，看看就要到，一陣黃濁的濃煙升起了，你重新又看到兩個黃濁的眼睛。

冰冷的手這時鬆了，離開你的臂膀。你本可趁這機會逃走，然而你已經沒有剛才那樣的恐懼，也不想急於走開。你再看那兩隻眼睛，越顯得深陷，像兩個深湖。深湖裡漲滿了黃濁的水，昏暗的燈光照映下，泛著悲哀的波紋。不斷的高漲，高漲到湖的邊緣，於是湖邊濕潤了，於是你感覺到手被濺濕，你低頭要去拭，看清楚，才發覺是你自己的多疑。你再抬頭來，黃濁的眼睛已不再對著你，那隻曾經拉過你臂膀的冰冷的手這時拉住了另外一個人，拉住了另外一個希望。時間在她多麼寶貴，她應該在還有人想來收買一點零星的暫時慰藉的時候，抓緊機會，為自己的靈魂肉體招徠一些生意。然後拖著疲乏的身子回去，像一個幽靈摸進那黝黑的房裡，倒了下

來。老弱的、病苦的、幼小的、凶狠的、殘暴的、一齊圍上前，從她身上吸著，吃著，啃著。這樣的在無盡的歲月裡重覆著無盡的次數，這些人和荒山裡專等啄吃死屍體的大鷹一樣，一直吸完最後一滴血，吃完最後一塊肉，啃完最後一根骨。

我們也像尋找零星慰藉的人那樣一個個端詳過去，我們發覺有些都有我們的母親，甚至我們的祖母一般的年紀。你靈敏的頭腦就開始在想：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當她們是活潑天真的少女時，她們作的夢怕要比嬌貴的小姐來得多彩綺麗了。她們為什麼沒有年輕力壯的兒子，為什麼不能在溫暖的家裡為工作回來的兒女準備著香噴的晚餐，抱著孫子和鄰居談起往昔的日子，回憶村後的小河，回憶牧童的山歌，還有新婚夜晚，那傻氣的新郎怎樣的牽著自己微抖的手。

去，去問問她們，問問她們的心有多少碎片，問問她們的怨恨是否像海那樣深。然後你要編一支歌，用你的心彈，用你的筆唱。彈唱向豪華的高樓，彈唱向輝煌的大廳，在他們狂歡的時候，當他們盛宴的時候，含著淚，伸著手。但這次又是我把你拉住了。你突然出現在這樣場合多麼不適宜呀，而你又將怎樣去編你的歌，你又將怎樣去彈唱？他們狂歡的聲浪是會淹沒你的歌聲的，你的淚，在他們不也是盛宴時花團簇錦中一個新鮮有趣的表演麼？

我們已經走完這條後巷，夜真深了。

夜真的深了，明天就要來了呢。明天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我們不是應該回去準備明天所需要的精力麼？我們總算走完這條後巷。你說平日一些你所忽略的人，一些你認為距離很遠的人，這時忽然感到有點親切，有點息息相關了。唉，不要老是回過頭去，不要表現得這樣依戀。是不是以後希望能多看到他們在這後巷裡出

現？你說你絕對不這麼想。當然，我們從來不這麼想。在我們的國家裡，在我們的每個城市，還有多少這樣的後巷，我們走過這條後巷，我們不是走過我們國家裡的每一個城市的後巷麼？我們都沒有回頭，這是最後一次了。當我們再一次走完這後巷時，讓我們再來頻頻回頭，再來不捨離去。夜真深了，後巷還亮得白晝一樣，年輕人圍著一攤攤的書攤，熱烈地談論各種有意義的問題，冷靜地吸收每一本書中的寶貴知識，老年人也被孫兒拉來了，吵著鬧著，要那掛著的好看的畫，還有五顏六色的彩筆。

## 不再出現的人

在生活裡常都會接觸到一些人，他們是那樣的平凡，那樣的不大相干，甚至他們叫什麼名字和有關他們個人的事，全都不熟悉。然而他們有時卻能被想起，卻能被惦記，彷彿大家之間有一種微妙的聯繫，一種說不出的默契。當他們的形象在腦海中浮現，或許帶來的是親切溫暖，或許不是親切溫暖，於是就有一縷輕淡的惆悵縈繞在人的心上。

我的生活是貧乏的，雖然我從來沒有放棄擴大豐富她的努力。而儘管貧乏，我還是多少能接觸和我在各種方面完全不同的人，因為我和他們都在生活著，生活是一道橋樑。

不要那樣的像等待聽一個新奇的故事，不要以為情節一定動人，有美麗和溫柔和相思。叫我怎樣來開始提起這一個人，這一個我認識不夠卻又時時想去更深入認識，和我不大相干卻時時會關懷著的人呢，如此的瑣碎，如此的簡單和乏味。

讓我先把時間倒退，一直倒退到我在一間小學裡讀四年級。我是個頑皮孩子，什麼稀奇古怪的事都有我一份，而且常常還是我出的主意。我家距離學校不算遠，走路可也要花二三十分鐘。早晨上學，起得遲，又怕遲到，在路上匆匆忙忙，一點都不敢遷延。中午放學可不同了。休息時有一角錢買點心吃，因此不需急急趕回家吃飯，加上同學多，一路成群結隊，簡直全世界都為我們所佔有。有時去爬樹，偷採別人的楊桃，有時去捉一種會打鬥的蜘蛛，就你一

隻我一隻在路旁打起來。

有一次放學回家，無聊得很，沒有什麼新鮮的玩藝，幾個人懶洋洋的，連話也都很少了。天氣真熱，路上幾乎看不到一個人，偶爾有車子飛馳過去，一陣寂寞的灰塵於是把我們包圍住。寂寞對孩子是一種殘酷的刑罰，好在這種刑罰這時被我們的同伴解除了：

「喂，瘋子，看那瘋子！」說著，他奔上去了。

我們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我們看到前面不遠的人行上道坐著一個女人，大聲哭嚷，雙手還去抓她的頭髮。

「呵，看瘋子呵，看瘋子呵！」我們旋風似地跟著奔上去了。

我們圍住她，像在欣賞一齣精采的戲。

四十來歲，穿一身褪色骯髒的花布衫褲。頭髮是電過的，時間一久，也快直了，灰黃而且乾枯，凌亂蓬鬆得如荒塚上的一撮野草。她的一隻腳還套著樹膠拖鞋，另一隻光著，拖鞋歪斜地躺在水溝旁。臉孔和手都一樣黝黑乾癟，強烈的太陽光好像連她身上的最後一點水份都要吸收去。她坐著，伸直兩腳，懷中有一疊各樣的報紙。

她是那樣的哭著嚷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有時閉緊雙眼，把頭髮抓得像要拔出來，不然是搓揉衣角，扭動身體。有時不哭了，睜大那兩隻深陷且快把淚水哭乾了的眼睛，嘴也無力張開，若有所失地直瞪空虛，接著手在身旁四周緊張地摸索，當接觸到懷中那疊報紙時，就如獲至寶地緊緊抓住，抱在胸前。我們以為她要站起來，都害怕地向後退開，可是她卻仍舊坐著，放聲大哭。

「我的報紙呀，我的報紙無人買，嗚嗚……」

哈，原來她是賣報紙的，她因為報紙賣不出去就在這邊哭。我們都覺得她真的是瘋了，她應該再去叫賣呀，她在這邊哭有什麼用呢，她又不是小孩子。

我們圍繞著她，開始時有點畏縮膽怯，而她卻不理睬我們。漸漸膽子大起來，我們拍著手對她揶揄，拾起小石子丟過去，雖然還不敢直接丟到她身上。

她是那樣的哭著嚷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在烈日下，汗把她的衣都流濕了。在我們沒發覺之前，她就在這邊，大概她已經哭嚷了很久。也許她覺得光是哭嚷無濟於事，也許是再也哭不出眼淚，聲音也許沙啞，她默坐了一會，牽起衣角抹去臉上的鼻涕眼淚，掙扎著站起來，穿好掉在溝旁的拖鞋，把那疊報紙夾在腋下，蹣跚地開始移動她的腳步。

「報紙呀，有賣各種報紙呀！」

沙啞苦澀的叫賣聲在空氣中飄盪，聽著聽著，剛才拿石子丟過去的我心裡也不禁重甸起來。

她是瘋呢，她不是瘋呢，十二三歲的年紀不能解答。

時間是一個古怪的藝術家，憑他一己的意思，將人加以任意的雕畫改變。三五年，我由一個打架著名的野孩子不知怎樣轉而瘋狂愛好起書本來，我囫圇吞棗不停地讀著我那樣年紀所應該讀和不應該讀的書籍，後來又不知為何我轉而瘋狂地愛好寫作了。我一有空閒就找題材想結構，幾個同樣愛好的同學整日高談闊論，生活除此以外無他了。寫得多了也有一些發表出來，就像熟練的漁人手中偶爾有漏網之魚。那時我們多數投去一家晚報的文藝副刊。我家附近一帶訂日報的很少，晚報更不必說，報販是不會來的，這對我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情。一到下午就坐立不安，寄去的稿不知發表沒有，排得怎樣。雖然第二天就可以從同學那邊看到，但對我終究是太遲。

一天傍晚我在路上走著，快到家時，耳邊驀然響起一陣聲音，聽這聲音我怔住了，沙啞苦澀，我是聽過的。我很快想到那從前我

們在路旁看到的賣報女人，那時我們把她當瘋子看待。

難道不是她麼，從我前面走來，衣服彷彿還是以往的一套，頭髮卻有點稀疏，容貌也蒼老了許多，除了挾一疊報紙外，還有一把黑布雨傘。

我這時內心是複雜的，我好像也曾湧起這樣一個念頭：我要去求她原諒我那次的無知，在她困難時捉弄她揶揄她，向她丟石子的我是第一個。她挨著我身旁走過，她那裡會認識我，她只是直瞪著前面，挺著身子機械地走著，用沙啞苦澀的聲音叫喊出她所賣的各種報紙的名字。

我呆呆地站在那裡，人是走遠了，聲音卻在耳邊越響越大，耳朵幾乎震聾，整顆頭顱也好像要爆炸開。忽然有一種力量促使我迅速轉身追趕上去，我喘著氣喊住她。她停下來，我上氣不接下氣地站在她面前，但我猶豫了，我叫住她做什麼呢？我真的傻得對她提起她在路旁哭嚷的那回事麼？她看到我這種奇怪的動作，起先有些驚異，慢慢看到我沒有動靜，又要繼續走了。我看到她的眼睛無神瞪了我一下，從嘴裡說出這樣的兩個字：

「發瘋！」

發瘋？不，我再一次叫住她，她可不理睬，我一面追一面說：「我要訂一份晚報。」她停下了，但不信任地向我打量。我趕緊告訴她我家住在什麼地方，問她是否每天可以派一份到我家裡，她點頭，隨手抽一份給我：「從今天開始好吧？」

我頭腦輕鬆了許多，我真的記得我是連跑帶跳地回家的。

從此每個下午我都在焦急地等候她，焦急得豎起耳朵，希望能聽到遠遠傳來一聲沙啞苦澀的聲音。好像是來了，我匆匆趕至門口，門口的「峇遮里」樹向我搖頭，風在樹葉中笑我又上了一次當。如

果我回來晚了，一進門還沒脫鞋就東張西望：報紙呢？報紙呢？

「還沒來。」

「爲什麼還沒來？」我有點生氣，已經七點多了。

真是名符其實的晚報，三點多出版，最遲四點多就應該看到報紙，然而我這裡七點多了連半個影子也沒有。「豈有此理，明天起不跟她訂了。」每次我總這樣說，說得這樣斬釘截鐵。不然就計劃等她來時罵她一頓，最後再警告她：再一次真的要跟別人訂了。嘴裡在罵，腦裡在計劃，可又不甘心地把頭伸出門外張望一陣。天像照像館裡攝影師那塊黑布，把四周籠罩得黑密密，「峇遮里」樹儘管搖頭也完全看不見。

這麼黑，這麼凹凸不平的泥路，看她走路那樣不穩的要跌要倒，來這裡可不容易，我家又是這樣偏僻，她又沒有什麼交通工具，她並不只單賣我這一份報紙，她不能不先到別處去兜售，我向她訂是我自己願意，我如果向別人訂未必肯來……想著想著，剛才的發脾氣多沒意思。

呀，真來了，沙啞苦澀的叫賣聲在夜風中波抖，彷彿無邊的黑暗裡一個無告的靈魂在微弱的呻吟泣訴。由遠而近，一個黑影搖搖晃晃，吃力地走到我前面，把報紙交給我，又搖搖晃晃走回去。她必須要走回原來的路，因爲再沿著這條路進去，房子和人會越來越少，樹木和黑暗將越來越多。她的黑影早已跟黑暗融合，她的聲音卻不能融合成夜風，她的聲音波抖滾動，是夜風中的一股激流。

我都如此每天傍晚和她接觸，每天傍晚我都如此花一部分時間去想她等她。這種情形連續有兩三年。後來雖然我們不再向那個副刊投稿，本來無需多訂一份晚報的，但我從來不敢想對她說「明天不必來了」，當結算一個月報費的時候。一到傍晚，焦急的成份是減

少了，然而那段時間我不能做什麼，我依舊想她等她，彷彿不想她等她，我就會一直停滯在那段時間的邊緣，不能過渡一般。拿到報紙，也許隨手翻翻就算，而在隨手翻翻後，我能開始做要做的事情了。

她在這兩三年中，除非假日，沒有一天間斷。有時風雨交作，她也撐著那把黑布傘，將一份濕漉漉的報紙交到我手上。有時早來了，四五點，太陽還很熱，她卻穿一件陳舊的呢寒衣，不時地嗆咳，聲音更沙啞低弱。她是病了，寒衣袋裡有半瓶黑濁的藥水，大概她曾到過中央醫院去。忽然有一天傍晚她沒有來，深夜她沒有來。當所有人都睡熟，我也睏倦得不能孤燈獨坐，我去關門了。我對外面作最後一次張望，黑漆漆，空洞洞。我頓時感覺到一切都太空虛，一切都太寂寞。我睡下後，幾次被惡夢驚醒，我側耳傾聽，我是多麼渴望她能突然來敲我的門喲！

她從此再也沒有出現，三個月，五個月，一年。我還沒有付她半個月報費，我去那裡找她呢？我在熱鬧場所注意，向許多報販打聽，什麼都不知道。搬家後，我交代鄰居到來時告訴她我住的新地方，可是到今天我還欠著她的錢。

那怕是只能再聽到她一聲沙啞苦澀的叫賣，那怕是再對她的寒衣她的雨傘瞥一眼，對我也是莫大的安慰了。我時時都會想起她，想起她，我懷著一分尊敬，一分惆悵和一分祝福。